漢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七

漢陽縣

魯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城中有晉征南將荆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 水經注

碑竝佚

沔州秋興亭記中書舍人賈至撰至德中

秋興亭在鳳棲山顛唐刺史賈載建碑久佚文見文苑英華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處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頀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戸在雲霄矣郤負大别之固俯視滄浪

之浸閲吳蜀樓船之般覽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易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以居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則目素彩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當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

山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俯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拈毫以記之　文苑英華

儀眞從事張沂墓誌　侯官李先撰元豐二年

土人於參山掘得之

張姓也沂名而樂道字也新鄭管城其先之所居鄂之漢陽後所遷也譪左司外郎贈太常少卿曾大父也嶠考功外郎贈工部尚書大父也倣太常少卿贈兵部尚書父也試將作監主簿用父蔭也兩尉蘄之蘄春嘉之峨嵋主簿於彭之九隴從事於儀眞君之所歷官也自壹大邑剽掠居民前人所不能禁選壯士行詭道出其不意捕至夥者二十三人朝廷著令獲七人者遷其官君之所獲再倍其數而不得遷者不親乎矢石人皆以

此惜之此君之尉蘄春也總簿書而滑吏不能以非文其是司符印而奸人不能以僞售其眞嘗有以事私謁於君正色卻之以示其公此君之主簿於九隴也修器械嚴禁令出則有警居則有備寇盜公行而獨不入其境此君之尉峨嵋也謀一政心推其忠決一獄曲盡其理州將頗以數局事無大小一皆剖斷若無所事外召委以軍儲五萬不越旬決聞如其數官滿用舉者改京秩未遂行偶疾而卒此君之從事於儀眞也始君之在九隴代將及期漕憲惜其去表移峨嵋既又用舉者授儀眞蓋君之少時有志於學纔習事業卽有過人之材

學士大夫多器重之嘗與人曰天下之士起於進士者常少而出門閥者比肩於四方世之人多以進士爲可重門閥爲可輕彼豈知材足以任官位足以行道則門閥亦進士已奚輕重之間哉由是起而調官故所至見稱若大漕羅公拯漕使俞公克皆一時名人交薦其才則君雖出於門閥其視進士亦無少愧焉不幸早世不能盡其素志如使得以壽終其所施爲有足言矣雖然君之爲人其性敏捷而行廉精力强記無所不能嘗攻天文地理之學書札弈碁之事而於弈碁爲尤長也噫弈碁小數烏足爲君道哉里人多以此稱君故予亦不

得而略也君之夫人乃秦之凌氏而工部侍郎之孫女供備副使之女既笄之五歲適於君其爲人有賢行居常以不得事舅姑爲憾而其夫得以盡心於外事而見知於上官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君之享年甲子二百四十二而夫人則多君之甲子二十四君之卒於熙寧八年六月初三癸巳日而夫人則後君之四年卒於元豐元年十二月初六丙午日君用元豐二年三月十九日丙申葬於沌口先塋之西百步已而夫人祔嗣方嗣文嗣仁君之三子而二女尚幼在室嗣方狀其實請銘以葬而侯官李先論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廸可以惠兮逆不可以從惠廸則吉兮從逆乃凶回年不益兮跖乃壽終天之報施兮莫得而窮

勑賜漢陽大別山禹廟碑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閻復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林元撰中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許有壬書并跋
正議大夫前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使奧屯忽都祿篆
額至順四年九月

碑在大別山麓晴川閣以大德八年撰文後三十年
書丹刻石順帝以是年十月改元元統此在九月故
跋云至順癸酉也

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中書省奏湖廣行省言禹治水
有功舊立廟於大別江濱久廢重建乞賜廟碑以崇明

祀制曰可命翰林述其事欽惟聖朝混一海宇天下名
山大川古帝先王有功德於民者莫不秩祀稽諸祭法
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且載禹能修鯀之
功其治洪水豈非捍禦菑患之大者歟故舜稱之曰地
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則廟而祀之
宜也荊州之域江漢爲重漢鄂之山大別爲表禹乘四
載隨山刊木導水至於大別西則岷蜀襄沔之衆流聚
焉南則衡湘洞庭之巨浸滙焉疏鑿排決亦云勞矣至
於江滸兩磯對峙順流東注朝貢舟航浮於海入於淮
逾於河達於帝都此其故也曩歲我世祖皇帝六飛南
巡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鵠山時大別形勝正當睿覽嘗
問父老曰山頭石磯何名呂公對曰聞唐時有道人呂
姓者吹笛其上又問唐前何名不能對再三問有對曰
聞諸古語云是禹功字音譌傳大稱聖意嘉獎久之蓋
以拯溺平水之功默契於拯民水火之心也今上皇帝
嗣承丕緒孝思祖武以鵠山乃黃屋臨御之地詔就壓
雲亭故址創建大元興寺闡世尊慈悲之旨以演世祖
慈仁之恩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時以平章政
事開省湖廣承制剏建不擾而辦丞相又以鵠山大別
夾江屛蔽爲鄂漢唇齒重勢皆世祖親見而留念者漢

陽嘗撥置江北奏請仍隸湖廣就大别禹廟舊基經營締構以寄禹功之思今告落成非常祠所可同語欽想
先帝神遊風馬雲車之所至一統阜康百神受職誠足以慰在天之靈也然公朝許樹豐碑者豈徒侈金石之觀而已哉思昔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今之江漢猶河洛也岳牧可無纘績之思乎禹亦有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叙惟歌勸之勿壞意謂水土既平之後天下
國家之治常修和而勿至於壞俾政得其叙德可以歌而人有勸則善也盡力千載之上垂念萬世之下其用心果何如哉是心也即世祖燕翼貽謀之心也於是作迎神頌功降福之章使典禮者歲時歌而祀之以揚聖
天子之嘉命其一曰新廟翼翼兮漢水之陽題牓翬飛兮昭宣寵光霓旌來下兮神明洋洋元圭黻冕兮德冠百王來世瞻仰兮何時弭忘其二曰濬川隨山兮大别堂堂乘載溢止兮胼胝度荒拯民昏墊兮功參彼蒼皇武六龍兮江漢是航念此疏鑿兮心包混茫不有清問兮禹功曷彰民而思禹兮其思世皇其三曰天下一統

兮今歸聖皇九州耕桑兮曁於荆揚禹貢穰穰兮悉登
職方山川神氣兮若時雨暘萬世永賴兮斯言允臧崇
德報功兮紀於太常籩豆薦嘉兮歌此樂章神之格思
兮降福無疆

禹功在天地亙萬世不壞大別表表有廟立焉大德間
平章答刺罕重修請碑於朝詞臣有文而其碑未立至
順癸酉知府梁彥義等得其文民間始買石以刻屬臣
有壬書有壬頓首伏讀獲覿始末書不敢辭而但未悉
其未立之故彥義等訪之耆舊莫得其說索之掌故歲
久無徵且禹功童穉所知祠宇既設碑特一贊況奏請

出中書而文實奉詔筆也因循乃爾廢格孰甚焉豈廟
之修皆答刺罕既入朝繼者不遑以至於是耶是亦有
司之過也大德八年距今三十年凡歷幾政無一人及
之者彥義乃能舉於已墜知爲政已抑廟與碑於禹何
有而我國家拳拳於是者所以思禹功在養民之意深
矣於戲列聖功德纘服有加焉臣有壬既書之且記其
槩庶繼者知承流之重而一事之成不易若是則凡可
以舉於未墜者可不勉乎是歲九月臣有壬頓首謹書

漢川縣

張甑山先生墓誌銘焦竑撰萬歷二十一年

文見明文海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冠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甑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爲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

然以學術廉恥自立士之求宦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徵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爲己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讒搆四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貧可與學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鮭菜供飯羹或傾俸錢爲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切略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恩紀勤備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置一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者官位貨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異世以矯自必盡如流俗者而乃可爲耶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生以道之廢興爲己重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

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拔幽芳潛爍皆欲表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乎自學失所統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童娶李次漳弟練子而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介女四王維幾戴國恩方應徵耿汝懿其壻也先生生正德庚辰三月十四日卒萬歷癸巳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鈇實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敘而銘之銘曰

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徒世則不耦毋以所無廢其所有　明文海

孝感縣

安州所獻六器銘重和戊戌歲孝感縣民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圓鼎二甗一皆形制精妙款識奇古　金石錄

重和元年十二月孝感縣楚令尹子文廟獲周鼎六　宋史五行志

宣和元年三月蔡京進安州所得商六鼎　宋史徽宗紀

南宮中方鼎銘

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命太史括懷土王曰中

玆懷人內史集於戔玉作臣令括里汝懷土作乃采中
對王休命鬻父乙尊惟臣尚中臣𦬊𦬊 第一鼎釋文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先召 積古齋釋作相 南國貫行𬎆
王位 積古齋釋作居 貞山中呼歸生原 錢獻之以爲對揚二字合文 刊王𬎆
刊寶彝 第二鼎釋文 第三鼎文同

三器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中其名也前一鼎
曰錫於戔玉集韻云玉戔小杯也又言作乃采者蓋
采事也命以立事故因爲此鼎而刻之銘也此鼎也
而謂之鬻父乙尊何也鬻大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
商之器也後云惟臣尚中者猶赫赫師尹之義第二

第三鼎曰伐虎方者虎方猶鬼方也是必因征伐而
昭其功以銘之耳又王位射圃而射字極古如宰辟
父敦射字正作挽弓之形而此射字亦然如今之世
俗所謂牀子弩者豈三代之遺法耶 鐘鼎款識

第三鼎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王復齋鐘鼎款識原
搨摹刻于江漢書院之先賢祠

圓寶鼎銘

惟時有三月用吉金自作寶鼎其子子孫孫永用 第一鼎釋文 第二鼎文同

二銘文不少異上一字乃十有三月合成一字不顯

其名而曰用吉金自作寶𪔂 鐘鼎款識

方寶甗銘 文同圓寶𪔂

父乙甗銘

重和戊戌歲出於安陸之孝感耕地得之 鐘鼎款識

王命中先見南國貫行埶宜在廟史□至以王命曰余命汝史小大邦乃有舍汝邦量至刋汝唐小多□十召自方長□□郯□□以師百僚故□□故人在漢中州曰辱曰□故人君曰夫乃□□言曰□□貝曰對揚王□休□名文對余□□承用父乙寶彝 釋文

曰父乙者蓋商末周初之器耳 鐘鼎款識

曾侯鐘二銘前一器藏方城范氏皆得於安陸 鐘鼎款識

面銘三十一字背銘三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韵 錢獻之以爲古能字之省變通熊楚君之名每冠以熊字 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亯 前一鐘釋文 後一鐘惟作曾侯以下十六字

按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其名爲章然則此鐘爲惠王作無疑也前鐘銘後有一穆字兩商字後鐘銘後亦有卜翠反宮反五字其義未曉然恐宮商乃二鐘所中之聲律云 鐘鼎款識

前一鐘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王復齋鐘鼎款識摹刻于江漢書院之先賢祠

神鼎閣記王世貞撰萬歷三年

閣已圮記碑寄存縣西觀音閣

鼎何以閣也以庋鼎也何以庋之志神鼎也何以稱神鼎蓋萬歷之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城孝感其明年乙亥正月城成而少參王君議城當有所據險因拓其西北垂卽湖隍焉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衆怪而掘之若干丈得一函遇風則爲燼函燼而古鼎出蟠腹奓口三足兩耳周圓端嚴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頡籀文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辨者僅十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輒有光光上屬天於是王君與僉憲鄧君德安馬守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對曰鼎養也夫茲邑曰孝感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也殆聖主孝養兩宮之祥乎參軍任某等翼如而前曰鼎三公承君象也易有之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夫天子拱已以聽師保以恬養萬類卽雉膏無弗食焉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均有之卽不讀永平王雒之詔以公卿大夫得其理耶而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且以初祭之日陳之於

祖廟以示孝養也今胡以異是於是二君乃爲閣以庋
其鼎而郡三老中丞會公某等以書來謂世貞其記之
世貞故有藏薛尚功鐘鼎款摹其識讀之皆合蓋周仲
父鼎也當周之時南宮仲爲卿士以王錫作鼎三而此
其第一其言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寒師
地也錫於琖玉琖杯之小者也作乃采對王休命言集
事告成也鼎也而謂之鬵父乙尊鬵煮鼎也父乙者周
初接商器也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取赫赫師尹義也夫
此周鼎耳而謂之神何居昔者漢得汾陰鼎而帝嘉之
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謂非周鼎而對

上曰周德始后稷成文武其報稹應鼎爲周出名曰周
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寶
鼎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漢則漢今而明不爲明哉
若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不汲而盈烟熅之氣自然所
生今固未能爾然其恬闕於未洽之候而勃發於休明
之代先之以鏗鳴翼之以雲氣而顯之以光怪此不亦
幾於神哉天子方與公卿輔弼之臣日夜講明文武成
康之所以治取其道而略其器而公車虎尊所受發得
言異而不言祥以故靈顯赫奕若茲鼎者三老博士諸
生僅能拊手加額於州里而已嶽脩貢川效珍吐金景

歊浮雲非班孟堅之所致頌於東都者乎夫末世之頌音不在下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業覩茲休瑞然不敢以聞姑閣以庋之而吾姑爲之記之明德罔出漢萬萬上也趙公賢王君埞俱周人鄧君林喬蜀人馬守文煒齊人　弇州山人稿

河東郡太夫人李氏墓碑程鉅夫撰皇慶二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夫人京兆李氏金進士試長安令諱君寶之女皇贈正奉大夫護軍河東郡公諱伯德那之妻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察罕之母元光壬午十有二月四日生至元戊子正月十有九日卒某月某日葬於孝感之白雲山平章任湖廣理問日買田宅於茲因葬焉至大庚戌某月追封河東郡太夫人皇慶癸丑九月以狀丐文刻諸墓初長安君娶蔡氏生二女夫人居其中始元歲隨父官洛陽天兵南伐城陷家破軍帥重合剌一見

大驚曰此女他日必貴問其姓曰李而帥之妻西夏主之後也亦李氏乃鞠之如己子重合剌者諸王旭烈之愛將也時河東公以班勤訖歸命數從征戰有功與重合剌同於解後以不肯代重合剌爲總管重合剌賢之以夫人歸焉因家解夫人躬節儉愼喪祭和上下正內外不動聲色而教被姻族河東公亦未老而謝事優游鄉井終其天年號爲善人長者人謂有警戒相成之道焉有子八人長平章也博洽經史才德過人早爲忠宣公輿魯赤所知拔置幕上累遷爲湖廣行省理問改行樞密院經歷解官讀書白雲山俄爲武昌治中河南行

省郎中入僉詹事院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太子府正拜參知政事尋以平章政事議中書事廉愼廣厚所至稱賢次博羅蚤世次博樂察兒敦盛校尉百夫長次博羅蘭堂湖廣行省宣使次博除太谷令次只兒瓦台武略將軍寶慶路達魯花赤次朶羅台性至孝樂志琴册高尚不仕朝廷爲旌其門次乃蠻台敦武校尉邵陽縣達魯花赤子孫曾元七十餘人皆足世其家嗚呼讓其德之至乎河東一讓夫人以歸遂基百世盛大之業夫人固詩禮之冑應也其有功於河東宜哉銘曰

讓爲德基化由內始河東秉儀公族繼起藹藹夫人婉

婉令儀蘭閟其芬玉韞其輝 雪樓集

按元史察罕傳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鉅夫嘗有送白雲平章序又有白雲山詩八首竝見本集白雲山在孝感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黃陂縣

中憲大夫雲南尋甸軍民府知府元健鄭公墓誌銘吳國倫撰萬歷九年

文見本集

萬歷庚辰十二月十六日中憲公卒于家明年其子明垣明城卜其冬某月日葬公龍珠山之陽以程按察學博所爲狀來謁予銘曰先大夫意也按狀公諱佶字元健黃陂縣人世居曾臺鄉其先有名士達者仕元爲太史太史生質質生思文思文生子璋子璋生乾竝隱於耕乾生奉直公鸞始以經術成貢士娶周宜人生公公

年十六補縣庠弟子員每試督學使輙高等嘉靖庚子舉於鄉明年上春官聞奉直公計號泣徒步歸復執周宜人喪足不履城郭庚戌舉進士授豐城令其時分宜柄國而豐城諸要宦多席其威以憑有司而暴鄉里公至一切以法平之人不得干以私調令商城商城人蔡蜚盜俠也聚亡命千人且爲亂公密上狀而計禽之餘悉聽自解散擢大理左評事會給事吳時來刑部郎董廷策上言分宜父子不法上怒下其議理卿公草奏從輕典奉璽書讞獄四川從疑議而全活者不下百餘命擢守雲南府黔國公怙勢抑守令而魚肉其民又引土

官鳳索林爲羽翼白日殺人於市而莫敢問公奏計督府以聞於朝而奪沐氏爵公亦坐沐氏譖貶南通州判官遷東流令量移嘉興郡丞居二年累遷尋甸守尋甸北接牂牁與木邦諸夷竊發爲患又嵩明馬龍二州叛不受號而畏事者又與之四馬以恣其桀驁公策之曰安內地當還四馬除外患當復馬龍乃募勇敢士捕其酋之長而黠者四十八寨是役也不亡一矢而解南中數十年大患當事顧晏然不以爲勞公遂上書致仕歸營居曾臺之北樂而忘老卒年六十有九配余氏封宜人教諭余鎬女也生二子明垣太學生明城邑學生銘

日

而容巖巖而衷鬱紆謂子不遵抗迹天衢若其終遵胡

室所如如弦如矢恥與世俱反其初服塊焉以居何以

方之直哉史魚何以藏之蜿蜿龍珠 甗甋洞蕖

泗陽州

山西按察司副使憲卿陳公墓誌銘吳國倫撰萬歷八年

文見本集

公諱柏字憲卿泗陽州人自高伯祖勛起家靑州府太守弟曰勉以輸粟助賑朝廷義而旌之因稱義民陳氏義民生廷器有子四人承德公泮最少與其配吳安人竝有隱德語在廣陵李少傅所爲誌中憲卿自少慧悟承德公授之書一過成誦年十二郡守李濂識之喜曰何意一日得雙璧蓋謂憲卿與童士疇云始娶任恭人

恭人力翼憲卿爲學憲卿又與其外弟傅司徒同志相
砥礪未幾舉嘉靖戊子至庚戌成進士是秋俺荅入寇
京城戒嚴憲卿以薦從王少宰行城已又監造戰車弓
矢皆立辦少宰且推擇用之屬太安人不任苦寒計欲
請告會茶陵張文毅㝃詔遣官起冢議以憲卿行因得
扶侍太安人歸爲承德公壽未數日承德公下世人言
憲卿歸自數千里外及奉承德公訣蓋天也除服授職
方主事遷署員外郎擢武庫郎中調職方海賊王直葉
宗滿寇吳粤數年始俘至京師分宜入重賂將議釋憲
卿力持之竟論磔死于市胡宗憲總戎吳粤師久無功

上遣羅給事嘉賓龎御史尚鵬往按之還奏宗憲冦
要功二大罪詔下司馬議憲卿遽草報疏曰掩瑕録瑜
者使過之仁也據事直言者奉法之義也上因直言官
言令宗憲待罪行間是時覽者無不爲憲卿股栗庚申
春出補山西按察副使兵備井陘無何聞太安人計比
歸甫葬太安人而任恭人又下世癸亥當赴補坐職方
時浮議左官遂高卧不出隆慶戊辰仲子以廷尉評考
績詔復憲卿官致仕萬歷改元以恩詔進一階憲卿大
治具延里中長老七十至百歲者幾百人爲高年會觀
者無不歆艷戊寅仲子晉山東參政督漕務是年伯子

文燚以國子生授光祿監事無何暴卒且夭其二孤憲
卿傷之庚辰三月廿四日忽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五所
著有五經語錄沔陽人物考藏於家詩若文凡數十卷
南充陳少傅蒲坂張少保序之子二人長文燚次文燭
孫四人汝堪汝佳汝璧文燚出並爲諸生汝圭國子生
文燭出參政君將以某月日葬憲卿於故所營蘇阡先
期使乞誌於予予故誌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鬱鬱蘇阡有木參天枯而復榮孰紀其年以蔭以殖以
宅名賢名賢維何太邱之裔質有其文表于奕世勤爾
貞珉用俟千禩

黃州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八

黃岡縣

總管道國公周法明墓誌至德中在黃州 通志金石略

碑久佚按杜牧樊川集有東川節度周墀墓誌銘其
文曰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
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
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爲桂
州刺史生炅在陳爲車騎將軍生法明年十二朝命
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之眞定令隋亂歸黃岡起
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蘄安

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云云此即法明之世系仕履也

左黃州表元結撰

肅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徧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横行州縣閒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門扃不啓震乃壞鏁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積貲貨以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奬拜震商州刺史　國史補

表久佚文見本集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震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嗚呼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以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又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嗚呼近年以來以陰陽怪變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曰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氏悉記之　次山集

黃州修文宣王廟記鄭彥藻分書咸通六年通志金石略

碑久佚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朱子撰紹熙三年九月

碑久佚文見本集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

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歷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讕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

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朱子大全集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王禹偁撰咸平二年八月

碑久佚文見本集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淸絶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

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到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小畜集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王禹偁撰咸平二年八月

碑久佚文見本集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爲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爲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於是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之稱不爲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於茲兵掠火燔曾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爲黃州

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鐘於今尙存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紫陵和尙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淸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運次曰延具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上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師僧自南開堂演自南者合淝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漣水人世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蠟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屬今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於智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荼毗之法葬智雨起塔於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元資問曰如何是齊安境荅曰後面靑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曰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僧院舊有堂厨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百萬造大殿成再興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戸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眞捨錢四十萬捌菩薩殿塑彌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檀越

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養王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厨眞歲省慎掌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閒田一段又請通民麥莊一區來牟蔬菓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禰道高伏衆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爲之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爲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於仇讎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伏衆有來必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

親疏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强推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總而爲之記至於院宇之至芻田園之廣袤道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

黃州治所在齊安郡舊城東南一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記中和五年移治於舊邾城南與武昌縣對岸記所云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其後院隨郡徙者也記又云紫陵者郢中名山山在京山縣南六十里縣志訛紫爲子而牽合於嚴光於是帝星之井讀書之臺展轉傳會孰謂寺觀碑碣無關考證哉

黃州重建門記右司諫知荊南軍府事安陸鄭獬撰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碑久佚文見本集

治平二年予佩荊州印浮舟跨長江而南道出於黃往見刺史陳侯入其南門榜扶下支隤然其將顛引鞚疾驅而後過之予意陳侯甚才而敏於爲政是將緝之矣而不以告也明年春果有書來新作州門幸遺我數十百字以識之奚予之料之必耶蓋陳侯之爲治有所緩急而後先之必有獲於黃人環境之內皆若家視而人什而募工斂稍繕治之由是壞者徹完者立賓有館燕

有亭粟得新廩馬得新廄遂作州門盡易其腐朽而一掃之其隅言言其楹業業赫然甚壯黃人改觀焉然而作者之意其特以郡邑之尊雄而誇大之耶而以闢鑰啓閉之爲嚴固耶是亦有意於爲刺史者耶蓋夫刺史之治其美惡必由此而出焉坐乎黃堂之上操方尺之紙挾筆而裁之作爲符約以令乎民民莫不環起繳繞而奔走之其出也甚美則黃人欣然相告而喜焉其出也甚惡則黃人愁然相顧而憂焉其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於斯以其窮而出之也必有表焉者耳故曰兩觀災魯侯有不識焉若陳侯者猶有歉然者耶予

知陳侯者也常憾其所處未得窮其材如得其大且衆者而治之則固若強弩之發振機未絶而其所當者忽以破壞矣然後以得爲意今去於尚書郎而於窮淮之南治一弈棊地其蹂躪民事顧不易爲力哉況若門者耶謦欬之餘可以立辦矣春秋之說動於衆者必書新作南門者譏不時也則陳侯之作於九月霜降之後而訖於十一月大雪之初斯其於時得矣可美不可譏於是爲文以遺之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鄖溪集

蘇軾乳母任氏墓誌銘元豐三年十月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　弇州續稿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黃州快哉亭記蘇轍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

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
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
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
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
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
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
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
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
謫爲患竊會計之餘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
過人者將甕牖蓬戶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
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
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自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欒城集

黃州師中菴記蘇轍撰元豐四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執友也故予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

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十有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歿而齊安之人爲亭爲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欒城集

赤壁賦蘇軾撰元豐五年

趙孟頫書赤壁賦一爲冢宰趙用賢重刻一爲郡守潘允哲以檇李項篤壽所藏眞蹟摹刻今已壞 縣志

二賦堂階前樹趙文敏所書前赤壁賦碑係前明周萊峰思兼摹刻旁一新碑鑱後賦乃桐城何道岑應玨知黃州時命陳簡菴書以續之 鈍齋文選

二賦堂屏壁寶應王式丹爲許太守錫齡重書前後賦乾隆中式丹曾孫嵩高改題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

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在今嘉魚縣東北與江夏縣接界處黃州赤壁則水經注所謂赤鼻山也東坡集記赤壁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固未嘗以爲信然念奴嬌詞及此賦所云乃詞賦家假借之詞耳指斥與廻護蓋兩失之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吳匏庵詩云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 天香樓偶得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

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坡仙亭石刻

石刻蘇文忠滿庭芳臨江仙行香子詞三闋郡守郭鳳儀自峨眉搨歸勒於石者今在坡仙亭上 縣志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隣里

二三君子會李亘覽自江東來别遂書以遺之 東坡居士集

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今藏下雉李氏 雪山集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絶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 弇州山人集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遊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毬 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爲使君留 東坡居士書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閑人背一囊琴一壺酒一溪雲 紹聖二年重九日眉山蘇軾書

黃州安國寺記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撰元豐七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

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脩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音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東坡集

麻城縣

新修浮圖記咸平二年五月

在縣南二里塔兒橋

湖北金石存佚考 卷八

煙霞井左題名五則

井在道觀磯廟右半里許

壬戌三月上巳日康伯攜家遊此

元祐五年正月晦日建浦黃權思正遊四子侚高向局

侍行

李志□遊此紹聖四年九月十九日書

大觀四年十一月亭川陽□載酒邀□來遊□

大元泰定丙寅歲徵仕郎麻城縣達魯花赤□守官馬

彥□劉宜之□

井右題名一則

吳季堅携家遊此口己亥清明後一日
拂衣歸去來西山有嘉遯林花紅紫雜尊酒清濁渾口
攜款琳宮抖擻擺塵坌清明雨新霽山色逾秀潤
并在岩壁上

紫微張侯靈應碑記雲南按察司僉事毛鳳韶撰文貴
州布政司參議曾燧書丹福建道監察御史喻希禮篆
額嘉靖二十四年十月立
碑在五腦山
侯之爲神也莫究其始相傳以滅火災肇迹厥後持赤
戟擁精兵却僭亂有護國衛民之功故受封紫微侯邦
人即所居五腦山立祠祀之無問知愚凡遇水旱疾疫
水火盜賊之變必以告於神其闡靈照應不可殫述誠
萬民之倚庇一方之主宰也故人稱爲土主云一曰太
保松石劉公謂韶曰吾何以荅神貺昔嘉靖戊子秋寻

巡撫甘肅爲母奉初度之辰逾七十甲子矣予以不獲
侍養悲思寢疾有痛在手甚劇呼號之聲徹於重門之
外弗自知也時大虜壓境不能出寢中夢土主曰達賊
己至汝奚在臥以手按予予覺而起厥痛如摘遂出理
軍事獲全勝神之力也又吾祖諱夢者洪武中以羣忤
繫以紅戟持肉食食之有頃而亡知其爲土主也遂如
期而至太祖親釋其縛復異其材授彰州府同知神之
力也吾何以荅神貺昔許立碑今始成焉復以碑文請
神擇於三人者而許在執事執事其勿辭韶曰公命之
神又命之雖不文其曷敢辭乃言曰嗚呼天人一理也
感應一機也神也者效天之用以示乎人者也故感之
而善則善應之矣感之而不善則不善應之矣雖匹夫
匹婦之微一言一行之懿猶不爽焉況以世德天民之
秀豐功社稷之臣如公者有不隨遠邇而至者乎是故
江浦之應所以啓其忠也甘肅之應所以成其孝非私
與也傳曰天之所助者順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其
是之謂乎韶敢以是爲記繫以銘曰
道觀差巍五峯雲仍儲精發秀啓我明神昭德顯功庇
我生民眷兹太保望族徽聲忠孝文武蓍龜炳靈江浦
持危光啓前聞甘肅起疴以生大勳公荅神貺立碑廟

門昭祀罔斁秋而復春

明統志宋時縣人張行七毀沿江諸廟繫獄適有火災釋行七捍之立止至城北五腦山人馬俱化邑人爲建廟今里俗傳會至有蓋天帝主之號不知其何自也

黃安縣

天臺山有石刻二其一爲嘉熙年鐫其一爲淳祐年鐫 名勝志

石壁勒文剝蝕難辨明萬歷間邑人耿尚書定向同汪別駕廷美遊焉掃苔滌壁辨其十之六七 縣志

照得北兵自紹定壬辰侵犯京湖入淮西殺戮生民擄掠牛馬至於乙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比近光州光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操正將本部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阨老小牲畜北兵數攻不利退衄而去時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終記正總轄官潘校尉

按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二月元兵攻江陵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淵伯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此所云荊襄失守正其時事小臺山石門卽耿尙書天臺山記所云兩山聯亘屏立從東北者無竇可入蓋宋嘉熙閒刊通以便淮蔡之避兵者今兩石柱立如門扃恩久子徵題曰了心闗是也

勘會端平初襄漢淮西爲兵擾亂丁酉歲浮光失守民無所歸彼時奮發忠赤欲立寨安衆而難得地利獨此山嵎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來石竅泉湧冬夏不絕傳聞古人守之以無虞遂集衆在上創寨 下缺 備器械大勢連月攻打莫敢近傍由是光信殘破之民擁堡來依屯聚十萬衆果能全活戊戌丞相史嵩之都督荊湖孟珙制置差官旌賞請總衆防擴江西授命加職連歲捍守獲捷淳祐三年義陽李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業檢校本職先守茲寨有功遂檢再往經理九村捍禦五闗自入寨究心措置收拾草莽閒逃難者於江南乃載種分布耕養每年敵犯境勦殺敗退前後擒大頭目回回漢子無數 下缺 都制楊將軍芮御帶鄭大社提舉黃州守備申明首賞 下缺 陞推委令提督白石黑石三角山木蘭洞獅子崖王 下缺 峯德勝長興齊

安十寨一民無遺況所都部將士皆是隨棗光信安豐之民數載久擾誓欲掃除 下缺 問道聚龍與 下缺 開龍井造聖殿 下缺 凡與同盟頗立勞效曲求委薦圖立大功亦可為今日之大義則一時之盛事也可不勒石以紀其名使後人知之不沒世哉皇宋淳祐戊申五月旦日黃州 下缺 元義民總黃陂縣提督光黃諸山寨本山駐劄 下缺 胡大興刻石司帳前統制余 下缺

此即耿尚書天臺山記所云息緣門左石壁鑱宋端平時事者也息緣之名乃尚書萬歷甲戌所題非舊有此名也丁酉歲淳光失守係嘉熙元年事見宋史

理宗紀及元史太宗紀史嵩之都督京湖孟珙制置係嘉熙二年事其勒石則淳祐之八年也尚書未及詳考但以為紀端平時事而名勝志因之遂以此為端平所鐫胥失之矣

羅田縣

玉虹泉在縣東五十里何錫汝詩刻石上 宋詩紀事

何錫汝紹興間人

字畫端勁鑱鐫深朗近爲湍流漱齧字痕剝蝕僅有存者 湖廣通志

百尺雲巖佛閣前晚鐘疎葉思悠然岸邊酌酒和清露
石上題詩染翠煙半嶺泉鳴通古澗數峰秋盡隔寒川
西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

黃州府金石存佚考卷之九

蘄州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李適之撰

主客郎中右補闕集賢殿學士呂向書天寶元年九月立

碑久佚文見文苑英華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之爲極故受之以無爲昔之眞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爲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

闡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元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棼絲言說滋蔓粤有紹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淸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淸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

就剃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嚮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烟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

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刼房惟此珠寶獨在出入三載圭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己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三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櫬佛前乃成

舍利旬日之後櫬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達衆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論眞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桃靡

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
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蘄贍言歸省因得禮尊
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遘私
艱重集於蓼無怙何恃創鉅疊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
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寃毒之
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
請大夫旋追赴京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强弟子以行
雖間濶積年而誨誘無違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
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
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

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
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入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
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柏凋瘁四部雷動三
界霆泣或絶於地或訴於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
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
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
與刼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
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皦昧
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强固永爲宗極以適之
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髣髴鑛鑠依稀大傅摘其勿照之

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元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皇
矣能仁宏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爲禪族繼體前聖傳燈
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
極神授名尊霞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魂
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編
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虛
來實遇病爲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
機我於往昔天方薦瘥徜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
密受爲多未究深海徒驚只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
發大慟徧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關形閉當知恆住敢告
非滅 文苑英華

今按唐書李適之太宗廢太子承乾之孫懷州別駕
象之子也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二十七年
以祖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疏請歸葬昭陵闕
內詔追贈承乾爲恆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
天寶元年爲左相五載罷知政事坐貶宜春太守卒
中有先君佐蘄之言於史傳無所見

蘄州刺史杜敏生祠頌張璨撰史惟則八分書題額乾元三年五月金石錄

刺史杜敏生祠碑在蘄州通志金石略

碑久佚史惟則名浩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集古錄云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金石略彙所書碑凡二十八而生祠碑居其一焉惜乎不得見之

蘄州新城門頌并序貞元十八年符載撰

碑已佚文見文苑英華

大唐庚辰歲秋九月岳鄂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于蘄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虔天子詔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埸與人腹背慮禍甚劇爲虞落然民大愁恐若冠暴至是邪也夙昔無事人傲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頹墉壞堞僅爲平野公乃度舊阯量客土備畚鍤肅丁壯勃焉而興於是謹刀布以索力考鼛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雷呼萬錐星飛誅惰聳勞間無留晷凡甲子五癸卽崒然城

成矣墉高三雉門容兩轍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門臺睥睨霞葩雲截如崇山斷岸邈不可𦇧議金湯者我居首焉日者嗣曹王臯討希烈之叛於此嘗具板幹作爲坯築役徒巨億經費稱是樹而復潰卒無以能名風俗耆老以爲蛟螭靈怪蟠窟固護使人不見其績也公躬自省視循理辨物心禱且計輔之至誠遂用堅緻於戲蘄城楚舊封也疆淮蔡迺申息地當臨東實生攻奪若向時敵者驅鐵衣出穆陵襲我無備搖脛而至郎江淮之南吾見其波動矣然俾夫大藩倚其固屬郡抱其勢千里士庶高枕而臥寇不敢萌彎弓捻矢之意者新城之謂也由是大君聽民間威聲聞以公有文武上才故拔自倅牧雄居盛府山川橦蓋皆舊物也夫賢爲世重績因時達微新城吾見公之才力事業其湮鬱不揚乎

辭曰庚辰之歲鶉火有彗人用五兵維彼蘄下疆及風馬實啓戎情我昔無虞滅其闉闍埤堞頹傾我公作守恢拓荒舊乃修其城百堵言言四阿孱顏矗如雲平扼衝據會寇不敢過生人休寧綱維盛烈鴻振芳名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聞風聲是用作頌冀茲不朽與日月永明 文苑英華

按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八年三月以蘄州刺史鄭

紳爲鄂州刺史鄂岳蘄沔觀察使是年壬午頌首庚辰歲乃十六年鄭刺蘄州時也頌作於十八年故以今銜表之而追叙修蘄城事

閬淸令蒲遠猶自撰墓誌豫章黄庭堅書簡寂觀道士陳善淵摹刻元祐六年

墓在蘄州安平鄉獨山之麓嘉慶十三年土人墾田得之

遠猶蒲氏家成都字仲俞生於大中祥符辛亥歷五朝八十有一年遠祖本河中寶閒入仕於唐隨僖宗幸蜀及乘輿反正中原亂遂爲成都人曾祖父諱勳祖父諱裕先君諱亮皆不仕遠猶幼而好學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學詩於周式受太元於徐庸慶歷六年進士及第授綿竹尉移集州司理參軍梓州司理參軍皆以

親憂不赴服除了無仕宦意閒居益讀書學文婆娑鄉里者數年親友激勸乃調河南尉用薦章移臨晉令以蜀人例移閬清令到官踰年病腳氣尋醫歸至舒州長風沙而舟壞全家幾葬魚腹是歲熙寧庚戌也會任師中彶在齊安館我於臨皐亭不能期月孫叔康昌齡在蘄州以舟來迎至則寓浮屠舍且謀歸蜀而蘄州亦江淮之會有魚稻布帛養生之具足年又漸老遂卜居焉買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可供伏臘其歸蜀與否則在子孫矣娶晉陵張孟之之女卒于元祐戊辰葬州南石鼓院南二里二男二女長女嫁眉山陳綱長子穆舉進士再試禮部次女嫁河南王蒙亨幼子稷自有母孫婁始十歲女五歲有歌詩雜文十帖未次嗚呼古之誌其墓者維誌其前後左右山澤而已後世遂銘其文行功業然四物者必躬有道德仁義遭時遇主有崇爵大位有功於社稷有澤於生民或不遇無位則必有卓然獨立之行可以名世苟無此不可以黃壤朽骨厚誣來世予生太平時無可銘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恐後世有銘予墓者加釀空文死而有知予豈不自愧乃作誌付穆與稷慎無廢於理命元祐辛未九月十三日誌

代淵字仲顏導江人有周易旨要二十卷周式成都人有毛詩箋傳辨誤二十卷徐庸東海人有周易意蘊一卷卦變解二卷任伋字師中眉山人所叙師友皆當世知名士

三角山石刻

一元豐八年一淳熙十二年

元豐八年三月主事陳同知口文林郎編修口避暑憩題

在六逸石上并刻有詩 州志

觀頤覘履淳熙乙巳仲口趙不迹爲藩口書蘄春三角住山宗瑞上石

在西龍巖河底不迹太宗六世孫漢王元佐之五世孫也贈通奉大夫見宋史宗室表太宗與太祖魏王諸子本同德字太平興國八年乃易己子德字爲元

元字下曰允宗仲士不善汝祟必良友十一派太祖
德字下曰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十一派魏王
德字下曰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次十一派蓋因
子孫繁衍各以一字別其昭穆云

資福法堂記釋惠洪撰建炎二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峰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秘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俗亡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菴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遷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法以上祝天子之萬

壽愉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於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蟻穴之衆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雁序而聽示尊法也愉能化檀衆以成斯堂其知本者與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較受之者得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茁其爲惠利豈有旣乎不可以無書 石門文字禪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惠洪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自達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絶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淸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今逢禪師者淸原九世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耆年敬愛之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眞寺明年受具足戒卽策杖游方聞黃龍參出巖頭門峰孤峻自荊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卻掃

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叩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麽來曰來底事作麽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戾止蘄陽月峰之下搠爲茅茨一飯奉身跏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輸雲委前刺史竒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絳闕淸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餞客號踊哭泣皆不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於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迄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疏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

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冠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窗室緣疎靑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子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潙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實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峰如獅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繫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晚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淸溪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鐍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刼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寶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蘄州教授廳記朱子撰乾道九年

蘄學舊有朱元晦教授廳記洪武初知府左安善摹朱書體刻於壁 白茅堂集

碑已佚文見本集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

教之則孳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於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

不之急也旣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濶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

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李之翰當是蘄人而傳志未之見

蘄州蘄春縣興學頌并序危素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蘄春縣長野仙普化今譯額森布哈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炎爲記君上計京師稍爲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修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郵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爲最大蓋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恆產儒之在籍者廿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傾圮絃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懼無以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稟給爲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靈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不備學之閒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是乃爲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蘄田多汙萊戶有嚬呻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迨我世皇著在甲令蘄春有學以祀先賢棟撓宇傾曷以廣

訓賢令聿至顧瞻徘徊乃鳩羣工罔敢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雍童冠濟濟弦誦修行明經聯翩充貢繄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說學齋稿

蘄州惠民倉記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眞德秀撰嘉定十三年夏五月

碑久佚文見本集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旣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於埜者教之卒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

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茀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大縣而輸於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孼其奚以相恤哉予爲二千石於此而奉養嗇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匱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僅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告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千一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恤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於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

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
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

華編修伯瞻墓誌銘李東陽撰宏治中
文見本集

嗚呼伯瞻乃止是耶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遏其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財三年官一命年二十有四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冠學於楊邃菴應寧與大原喬宇希大並賈予見伯瞻書勢己偪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伯瞻舉鄉試第一連得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汪寅軒傅體齋二公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閣試與藁城石珤邦彥相甲乙授官為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玉其成也予與廷佐

君同鄉又邃菴知己友故伯瞻視我厚至是又同署日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見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舉子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達粲然成章予嘗以聞諸劉文安公者告之謂爲文必先博而後約收斂大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爲然然執不變意者天將速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果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函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爲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入覲歸伯瞻已病秋益劇臥不見客予數往乃强見之怪其神敝然比得告猶函一卷具書致予曰䜌且別願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而赴報予既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彥所著狀爲銘屬希大書而刻之又自書於卷中以畀其家藏焉償舊諾也伯瞻姓華氏䜌其名世居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某年卒宏治某年葬於州之某原娶王氏子女各一人皆幼銘曰

吾黨得之吾曹得之而遽失之吁天誰詰之 懷麓堂集

廣濟縣

隱居宋君墓誌銘并序鄉貢進士濟南林述祖撰文新
授右宣德郎陳璞書丹前杭州新城縣令林　篆額紹
聖元年

碑尚存

廣平宋君少年舉進士有聲場屋間晚不得志　長
曰吾豈不安於命哉有先人之廬可以芘風雨有山
中之田可以具伏臘教子弟以先王之道竊於太平之
時追配古之隱者亦幸矣於是退就西郊增完舊構一
觴一咏優游卒歲元祐七年秋余嘗造其廬君是年六

十有六雖老矣而精力益健語論亹亹可聽使人悅然
解愠若子若孫鱗次侍側雖幼者亦愿而有禮又令人
嗟夫積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也作別才兩月
君逝矣聞赴爲之惻然今諸孤不鄙謂余以君不朽之
事相付勤懇不可辭敬爲書之君諱掞子文其字也占
籍蘄之廣濟世以貲右姓大王父德遇王父九皐父潮
皆潛德不顯君蚤失母夫人事先君至孝己而先君捐
館舍移其禮事伯父尤而同氣數人尚幼拊育之旣有
畢其嫁娶而生事益滋閒居不妄笑語貌厚重而中甚
敏規畫家政有法度死之日親族閭里哭之皆失聲其

爲人可知矣娶郭氏有淑行前君十一年卒生子八人
磐彥遵敏修邁造逸逵孫男十三人女八人曾孫女一
人磐敏修力學能文彥等幹蠱用譽敏修有高節尤精
醫事病者應手而愈未嘗以報爲念士大夫多奇之君
以歲壬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家以甲戌年春正
月初七日諸孤奉神匱葬于安樂鄉白沙里城隍林之
東先夫人實祔銘曰

猗嗟宋君考槃空谷篤孝於親季復用睦亦爲政焉矣
其榮祿姒續多賢永膺爾福

黃梅縣

六祖墜腰石龍朔元年□黑齋居士蔣□勒石 金石萃編

出西郭門過東禪寺謁四祖五祖六祖像殿側竹圃即槽廠故蹟有六祖墜腰石 南來志

石高廣均一尺六寸五分題五字隸書餘正書 金石萃編

塊石繩穿祖跡留曹溪血□此中收應□一片東禪月□□□□□四百州□□四祖遠孫□□□□□

曹溪通志師往黃梅五祖著槽廠去後至碓房見師

腰石舂米龍朔元年師受衣鉢南歸石留黃梅至明嘉靖間韶州人有仕黃梅者遂持歸曹溪今存焉中一行鐫師墜腰石盧居士誌八字石龍朔元年左桂林龔邦柱書按六祖傳云造黃梅尋忍大師適咸亨二年也龍朔在咸亨之前十年石上之字當屬後人所刻故年月不符耳粵東金石略

江西節度出師記戴叔倫撰鄧晏書建中四年三月十四日立寶刻類編

曹成王臯出師碑戴叔倫撰在黃梅縣衆造寺中不著書人名氏輿地碑目

碑久佚衆造寺宋爲磚塔今名高塔寺

磚塔記釋志全撰幷書天禧三年

碑在高塔寺後壁文多漫滅

梵云窣堵波下闕九字今云磚塔者乃梵語之略也或藏舍利或窆金身皆所以表功德下闕十字也今之磚塔者卽天台山沙門仁禀勉上春坊信士唐君守忠與下闕三字守眞

守珪守習闓家眷屬之所造也是地唐貞觀中爲衆造寺郎四祖大師(下闕四字)地也咸亨初造百尺彌陀佛閣後爲巢冦所焚但有故碑口址存焉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禀師與唐氏昆弟而議之曰吾聞三界可依者勝福也塵刼不滅者道種也(下闕三字)此古基重建高閣像設崇煥顧如往碑君等或力之所及不亦善乎咸曰我(闕十三字)輕傜沐浴聖(下闕五字)負荷(下闕四字)師垂慈敢不聞命方備(下闕三字)復思口像閣窣雲終成朽腐塼塔(下闕四字)久長於是口彼陶人兼之郢匠唐君信奉欣然(下闕九字)爲高百七十尺縱口百尺總十三層每層皆以瑠鉼盛瘞舍利(下闕六字)模像(闕十一字)塔中復自刺臂血和香以嚴口相表其口也(下闕一十八字)秉心至誠梵容克肖(下闕十字)儼(下闕一十六字)皆陶(下闕三字)層散水(下闕三十三字)初塔(下闕三字)層感舍利(下闕四字)若星燦漸(下闕十有五字)久而方滅一邑口口瞻歎(下闕二十六字)寶踊出然(下闕三十三字)宜(下闕七字)應(下闕二十五字)之(下闕五字)志全應薦入雙(下闕)

圓震禪師碑白居易撰李球書元和十二年書會昌三年鐫 寶刻叢編

靈峰寺在黃梅縣東北五十里烏牙山 以在鼓角山南一曰南山圓證祖師道場 有唐白居易所撰碑及宋張商英輪藏記 名勝志

南烏崖慶元四年夏小山沈百藥書里人王仲瑄觀落筆僧了口刻石

四祖塔院碑李璟正書篆額保大三年正月十日寳刻類編

碑久佚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釋惠洪撰建炎元年十二月

碑久佚文見石門文字禪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峰蟠岸千楹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戸窓靑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顱戢戢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疎通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

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垂涎富貴忘其
頂童崔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襄沔南歸新豐道
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遊從日陪杖屨摧頽
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曰
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篤癃跛盲失心不祥之凶
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予卽之周行廡廊入門疎快
密室虛窓搴幃設簾宜溫宜涼濯衣棚榻負暄橙牀藥
鑪茶鬲可劑可湯頤指如意失其眞鄉卽戲問之欲資
抵掌豈有少年如遂青狂法戰不勝舁入此堂者乎豈
有垂死如剖傴強而敢橫機擘疊太陽者乎豈有英靈
如黃涅槃杖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瘉楞伽空
房而嘗臥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
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
亡者乎祖印愕然覩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奇甘棄
坦途而行嶮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
時我廩旣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麟鳳
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吡耶離教誨天魔使令艷姬
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臥須
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知敬
虔而僧祖儼祖印所賢而余里閈又掌寺權婆娑獻誠

願拾此言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
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焉增土爲阜增毛
爲氈兩尼勤勤佳其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蓋六十
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先雜衆工中唱𠴲挽牽
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
可肇竪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
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
然受盡還無如雞出㝅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
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之初吉集者駢肩敘
多率衆二百九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

耆年辦衆法欽牧衆法璉叢林精神照映林泉祖印爲
誰住持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石門文字禪

栽松菴記釋惠洪撰建炎元年十一月

文見石門文字禪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其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卽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庸紡里閈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

明日覼之跏趺波間泝流而上異之收養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性固有但非常性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為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為第五祖卽游雙峰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宏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蟜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既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大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石門文字禪

黃梅山貞慧禪院法堂記李綱撰建炎二年四月

文見本集

教外别傳正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由一燈達百千燈至於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其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耶蘄州黃梅五祖山貞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聞而喜捨捐家貲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亘層簷翬飛宏博嚴

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之秋落成於
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紱也堂
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紱不遠
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
佛菩薩爲法出世記夢如幻況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
土木之所假合丹艧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
指心源見性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鐘擊鼓升高
廣坐有問有答敷演舉揚是說法耶瞬目揚眉捻槌舉
拂屈伸動靜四威儀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
而聞法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乃能問
待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
法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己爲贅矣而又何以記爲
哉紱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以
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者此
堂倚白蓮峰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
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墻壁瓦礫咸助法機妙法宣明
不假開示至於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
橫卷舒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
空於夢幻中卽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
之文以記歲月作大字榜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

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牛力不亦可乎余𩡧然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具位李某記 梁谿集

夫子像記陳皓撰泰定三年

碑在黃梅縣學大成殿先師神主後壁

癸亥仲春沔陽景陵簿靳叔艮以公務抵江陵遊元妙觀觀唐吳道子圖形磚筆勁而古貌恭而安摩娑審視知爲先聖燕居之像詢其由黃冠曰近有當道羅封者過水梁馬蹶伏不進鞭策數四逾退卻命隸視之報梁石有像遂舉致於此靳歸以告僚屬幕佐陶景山力請移文取置江陵崇文閣任回打碑像以歸越四歲丙寅秋予寓梅庠陶君言事之本末甚悉一日於李和甫家塾得其像呈令尹景山李君躍然以喜而感亦隨之曰

仲尼日月也孰得而踰焉吳生神筆也千載陸沈復見今日仰先聖之靈昭昭赫赫遺像所在自有神物守護而撝呵隋文鎮石之語亦固甚矣於是捐俸錢命工勒像於石俾人人瞻仰乎申申夭夭之容如獲親炙之者焉噫盛哉周宣岐陽石鼓復見於鳳翔之宣廟餘慶之力也今景山勒石之心餘慶之心也皓謹序其事而爲之記

按先聖畫像自漢以來有之若賴鄉孔子像及劉宋陸探微梁張僧繇等所畫胥傳於世至孔廟則水經注云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是也原像所由起本於祭之有尸郊特牲曰尸神象也蓋以神道事之則立主以人道事之則立尸國語越王句踐因范蠡游五湖以良金鑄其像而朝禮之亦推此意爾唐宋至明初太學及郡縣學皆塑像以祀先聖至嘉靖九年張璁始緣帝意言孔子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雖著爲令甲而直省州縣仍有像主並設者或乃以像設起於釋氏亦可謂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矣皇華紀聞言白鹿洞禮殿亦有皓所撰像記未知其文異同也